

杭州孤山与西湖“双苏”



■龚玉和

西湖史上,苏曼殊(1884-1918)是一个传奇人物,融诗僧、画僧、情僧于一身,饱读诗书,才情洋溢,又以举止怪诞,风靡一时。

曼殊一生钟情西湖,在其诗文创作中,处处流露出对西湖的仰慕。可叹的是,他年仅35岁就驾鹤西去。人们将他葬于西泠桥堍,遥对苏小小墓,时称西湖“双苏”,以慰藉这对湖上的才子佳人。

1884年,曼殊生于日本横滨,父亲苏杰生在日本经商,母亲是一个日本人。1889年,在他6岁时返回家乡广东沥溪。

1905年秋,厌倦了沪上的烦腻生活,想找一处清静避世之所,苏曼殊第一次到杭州,寄居于西湖畔的白云庵。白云庵院依山近湖,隐于山水之间。他见到西湖的一泓碧水,晨钟暮鼓,心情豁然开朗,写了首诗《住西湖白云禅院》,成为西湖佳作之一:

白云深处拥雷峰,几处梅花带雪红;斋罢垂垂浑入定,庵前潭影落疏钟。

一日,他在湖上挥毫作画《泛舟



孤山苏曼殊墓遗址

西湖图》,描摹夕阳西坠,秋波烟烟,扁舟荡漾,一僧人短笛横吹,一僧人弯腰撑篙,小舟与湖中塔影,互为对应,相映成趣,古意绵绵,似有悠然出世之感。

1908年,苏曼殊再次入住白云庵,与著名僧人得山,意周已成为挚友。他设榻于庵院小楼,自书一联,曰:“小窗容我静,大地任人忙”,此联颇得时人赞许。

他与革命党人平智础也相处甚密,智础回忆:“癸三月间,曼殊与吾同居于杭州西湖白云庵客堂中,联床对月,闲话桑麻,是为础与曼殊踪迹最密,流连最久之时。在白云庵时,晨起甚或早,或泛舟湖上,或步入山林,六桥三竺,笃友如云。门外有大梧桐树数株,常以小刀刻诗句于其上,以记游踪。大师(曼殊)每言:‘如此大好河山,将来必埋骨于此。’间或作译文,往往以蚊多而罢。”

某日,苏曼殊偶遇革命党人许啸天,事后啸天回忆:“不耐进度之缓,四出访人寻胜,除飘萍、李叔同谈论国是,披览书画外,就往白云庵,寻曼殊大师聊天,颇为投缘,一同至壶春楼吃生炒鸡。他(曼殊)说:白云庵对渡

(岸),便是壶春楼,楼头是我们每夕大嚼的地方。我们天天登楼,天天吃鸡,天天感觉诗意。”

苏曼殊在韬光庵,不期与画家刘师曾相遇,师曾回忆起当年在韬光庵见面的情景,写道:“余尝游西湖韬光,一僧(曼殊)面壁趺坐,破衲尘埋,藉茅为榻,累砖代枕。若经年不出者。怪而入视,乃三日前往上海洋楼,衣服丽都,以鹤毳为枕,鹅绒作被之曼殊也。”(亚子编《苏曼殊文集》)

1910年6月,苏曼殊接到柳亚子函,邀入南社,说道:“弃疾(柳亚子)蛰居乡曲,每以无聊为苦,去岁为天梅、佩忍愁,乃有南社之创,辄望吾师助吾张目,耿耿之怀,谅不见拒。昔人有云,‘不为无益之事,何以遣有涯之生?’所知文字无灵,而饶舌不能自己,惟师爱而怜之。”

1913年冬,苏曼殊又一次到了杭州,那天大雪纷飞,恰好南社陈去病邀曼殊及数挚友畅饮于秋社。秋社处于西泠桥畔,曼殊应邀前往。未料,席上多有达官显贵,便以不耐应酬为由,中途辞席,一人独往壶春楼小酌,尽兴而归。

途中,来到西泠桥堍之苏小小墓

苏曼殊画作《写忆翁诗意图》

亭,抚今追昔,感慨万千,以此为题,赋诗一首:

何处停依油壁车,西陵终古即天涯;
拗莲捣麝欢情断,转绿回黄妾意赊;
玳瑁窗虚延冷月,芭蕉叶卷抱秋花;
伤心独向妆台照,瘦尽朱颜只自嗟!

有一次,经沈钧业、龚宝铨介绍,苏曼殊结识了寓居杭州的中国现代思想家、诗人和书法家马一浮。一浮先生曾读曼殊诗文,以为此人(曼殊)必为多情研丽之士,及相见,才知曼殊原是个枯瘠羸黑似农夫(久病之故),言谈宁静淡远,卓有见地,饶有玄旨。不由叹道:“其人固有超悟,观所造述,知慧天发。非假人力,惜玩世自放,餐啖无禁,复好作绮语,故不免隽伤其道耳”

在《断鸿雁记》中,苏曼殊写道:“余素慕圣湖之美,今应顺道酬吾夙愿也。既至西子湖边,盈眸寂乐,迥绝尘寰。余复泛瓜皮舟,行茅家埠。既至,余舍舟,肩挑被席数事。投灵隐寺,即宋之问‘楼观沧海日,门对浙江潮’处也。”苏曼殊的另一部作品《碎簪记》记载了钱江观潮、断桥孤山之景,以及湖山邂逅,情肠绵绵,皆因西湖而生。读后,其眷恋西湖山水之情,跃然纸上,令人难以忘怀。

1917年2月,苏曼殊最后一次到杭,健康大不如前,隐觉岁月无多,人生晚唱,颇多感叹,如此大好湖山,多么让人眷恋!

可以说,苏曼殊一生钟情西湖,他说:“(吾)徘徊于南楼之上,钟声悠悠而逝,遥望西湖,风物如恒。计余前后于此凡十三次,独游者九次,情不自胜矣!”

其时,苏曼殊患腹疾,缠绵不愈,虚弱至极,已手不堪握笔。1918年春,病情骤然加剧,5月2日,苏曼殊辞世。

民国十三年(1924),中山先生闻讯,遣陈去病到杭操办,葬苏曼殊于西湖孤山之阴,与西泠桥畔之苏小小墓,遥相对视,成全了这对西湖的才子佳人。

悦读

中年走进 萧红的老灵魂

■李晓

人到中年,关于读书,真觉得作家毕飞宇说的话有道理,他大意是说,到了中年,我可以不再读新的书了,把过去认为有重读价值的书,再认真读上一遍,需要的营养已经足够了。

中年以后,再读年轻时候一些囫囵吞枣的书,才真正觉得消化了。比如我重读萧红,这个当年生活在一个她自诩为黄金时代的才华女子,读她那与自己年龄根本不相吻合的凛冽文字,感觉那些文字浸透了光阴的深水,凉意之中却依然有着人生的温情,哪怕她生活在浓重的阴影里,却依然有着对命运光亮的强烈期盼。

这个叫萧红的女子,只在人世间停留了31年,在那个动乱的年代,在那个海阔天空的年代,颠沛流离的短暂一生,却浓缩了人生的大悲欢。

中年时再读她的《生死场》、《呼兰河传》这些文字以后,我深刻地体验到,一颗飘荡的灵魂,其实可以抵达寥廓。这颗孤寂的灵魂,在从异乡逃往到异乡的旅途上,在从漂泊飘向漂泊的人生中,更让我着迷的,是她那飞蛾扑火般的几次爱情,在爱情里,她失血过多,4个男人,就是她拼命想抓住的4根稻草。

她的第一个男人,父母之命下的一桩婚姻,也就是汪恩甲,一个大户人家的故乡纨绔子弟,就像这个奇怪的名字一样,汪恩甲也成了萧红生命里的一个过客。订婚以后,19岁的萧红就跟表哥私奔,再回来,迫于无奈中,又跟汪恩甲同居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。那年,哈尔滨的一场世纪洪水,全城被淹,倾覆了一个城池,却成全了因交不上住宿费困顿于旅馆中萧红的爱情,萧红从窗口的纵身一跳,就跳到了一生中的情网中,跳到了她同前来相救接应的“三郎”——萧军分分合合的爱恨纠缠里。萧红与萧军,这是水与火的缠绵,是两个刺猬在一起的情景,近了,相互伤害,远了,相思成疾,最终,情深不寿。

后来,萧红流落到香港,病重之时,与萧红有过情史的端木蕻良同当年那汪恩甲一样突然人间蒸发,一个叫骆宾基的作家照顾着她,她在艰难喘息之时答应他,等自己病好了,跟他过上一辈子,不久,香消玉殒,孤魂飘荡在异乡。

有一个当年历史中的细节,就是骆宾基与端木蕻良埋葬萧红后从香港回来打了一架,骆宾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萧红临终前写的小纸条,上面就四个字:“我恨端木!”正应了那句话,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,免得脏了我轮回的路。晚年的萧军,有一年回到萧红故居,独自爬上她出生的小木阁楼,老泪纵横,他这个当年萧红亲热呼唤的“三郎”,辜负她太多。当年她想要的,只是一种安定的生活,他最终没有给予,只给了她凄凉中流离失所的一生。

在日本东京,为情所伤的萧红跟萧军写信这样倾诉属于她的黄金时代:“这真是黄金时代,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!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,而我的黄金时代,是在笼子过的……”这颗漂泊异乡的灵魂,唯一能够抓住的,就是不断书写着自己的灵魂世界,蚌泪成珠,才有了这些流传下来的凄美文字。

有人把她和张爱玲的文字做了比较,说张爱玲的文字是受传统影响的,是有明显脉络的,而萧红,完全就是自我世界里的石破天惊,赫然独立的没有源头的原创姿态,她靠的是后天的天分,和一颗悲苦屈辱之心的火山般爆发。作家林白说过,有极度饥饿体验的萧红,只一句话,就让她看哭了:“你看这桌子能吃饱,被褥能吃吗……”

我看萧红的许多老照片,这个有着一双谨慎戒备眼眸的浓眉女子,目光里透出的是荒凉,这竟成了她命运的注脚。如果萧红还活着,她今年就106岁了,早该第四代第五代后人满堂了,可惜,她没有一个孩子来延续着她的生命。

延续她生命的,只有文字。中年人生,我走进了萧红这颗孤独受伤的老灵魂,走进了她庞大的文字世界,我看到了她还在天幕的星斗中,对人世间眨闪着无限温柔爱恋的眼睛。

■龚玉和

西湖史上,苏曼殊(1884-1918)是一个传奇人物,融诗僧、画僧、情僧于一身,饱读诗书,才情洋溢,又以举止怪诞,风靡一时。

曼殊一生钟情西湖,在其诗文创作中,处处流露出对西湖的仰慕。可叹的是,他年仅35岁就驾鹤西去。人们将他葬于西泠桥堍,遥对苏小小墓,时称西湖“双苏”,以慰藉这对湖上的才子佳人。

1884年,曼殊生于日本横滨,父亲苏杰生在日本经商,母亲是一个日本人。1889年,在他6岁时返回家乡广东沥溪。

1905年秋,厌倦了沪上的烦腻生活,想找一处清静避世之所,苏曼殊第一次到杭州,寄居于西湖畔的白云庵。白云庵院依山近湖,隐于山水之间。他见到西湖的一泓碧水,晨钟暮鼓,心情豁然开朗,写了首诗《住西湖白云禅院》,成为西湖佳作之一:

白云深处拥雷峰,几处梅花带雪红;斋罢垂垂浑入定,庵前潭影落疏钟。

一日,他在湖上挥毫作画《泛舟

链接1

他是不可思议的矛盾体
他是自成一体的小宇宙

民国“畸人”苏曼殊

■江徐

如果可以,你想过怎样的生活?多年前,有人问过这个问题。我记得自己的回答是随心所欲——因为实现了,所以渴望。

民国的苏曼殊,实在是个异数。他的人生,在我眼里,便是随心所欲。别人往他身上贴上各种标签,花花绿绿,层层叠叠,犹如街角的狗皮膏药,但也囊括了他短暂而精彩纷呈的一生:诗僧、画僧、情僧、糖僧、志士、革命僧、伶人、花和尚、风流和尚、沉沦菩萨、浪荡公子、旷世奇僧……

他是传奇中的传奇,文采,激越、缭乱,光怪陆离,行云流水,癫狂不羁,惊世骇俗,他是不可思议的矛盾体,他是自成一体的小宇宙。

链接2

苏曼殊经典名句

·

私生子加“混血儿”,这样的人生,注定让苏曼殊的人生无法平庸。

南怀瑾大师如此评价他:行迹放浪于形骸之外,意志沉湎于情欲之间。苏曼殊,实际并非真正的出家人。他以不拘形迹的个性,在广州一个僧寺里,偶然拿到一张死去和尚的度牒,便变身为僧。从此出入于文人名士之林,名噪一时,诚为异数。好事者又冠以大师之名,使人淄素不辨,世人就误以为僧,群举与太虚、弘一等法师相提并论,实为民国以来僧史上的畸人。虽然,曼殊亦性情中人也。

他时僧时俗,时而芒鞋破钵青灯古佛,时而秦楼楚馆莺歌燕舞。高兴了拿起,厌烦了放下,不讲求有始有终,来无影去无踪。他百无禁忌、不拘一格、不为物役、不为形役、不着世间一相,谁也奈何不了他,谁又都敬仰他,在他潦倒之际,自己尚且困窘的蒋介石当掉自己衣物将苏曼殊接到自己家中照料。

他是中国第一位将拜伦诗歌翻译进来的文人。有一段时期,苏曼殊和

私生子加“混血儿”,这样的人生,注定让苏曼殊的人生无法平庸。

南怀瑾大师如此评价他:行迹放浪于形骸之外,意志沉湎于情欲之间。苏曼殊,实际并非真正的出家人。他以不拘形迹的个性,在广州一个僧寺里,偶然拿到一张死去和尚的度牒,便变身为僧。从此出入于文人名士之林,名噪一时,诚为异数。好事者又冠以大师之名,使人淄素不辨,世人就误以为僧,群举与太虚、弘一等法师相提并论,实为民国以来僧史上的畸人。虽然,曼殊亦性情中人也。

他时僧时俗,时而芒鞋破钵青灯古佛,时而秦楼楚馆莺歌燕舞。高兴了拿起,厌烦了放下,不讲求有始有终,来无影去无踪。他百无禁忌、不拘一格、不为物役、不为形役、不着世间一相,谁也奈何不了他,谁又都敬仰他,在他潦倒之际,自己尚且困窘的蒋介石当掉自己衣物将苏曼殊接到自己家中照料。

他是中国第一位将拜伦诗歌翻译进来的文人。有一段时期,苏曼殊和

陈独秀一起翻译《悲惨世界》,进行到半途,苏曼殊突然没了兴致,便不辞而别,临走留下一首诗,算是说明:“契阔死生君莫问,行云流水一孤僧。无端狂笑无端哭,纵有欢肠已似冰。”

苏曼殊贪吃无度,嗜糖如命。他能够一天饮冰六斤吃酥糖三十包,一顿可以吃下一碗炒面、两盘虾、十个春卷,然后再吃糖若干块。身无分文的时候,他比“五花马,千金裘,呼儿将出换美酒”的诗仙还要潇洒——敲掉自己的金牙!卖了!去换糖!又因无人接收,愤愤然将金牙扔向河里!

“一切有情,都无挂碍”,苏曼殊在弥留之际,写下这八个字。滚滚红尘中游历三十余年,这是他对自己人生的最佳写照。

(请作者见报后与本报联系稿酬事宜)

人间花草太匆匆,春木残时花已空

——苏曼殊

身无所寄,心无所忧

——苏曼殊

人间花草太匆匆,春木残时花已空

——苏曼殊</